

散文組優選獎

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

腳腳腳腳



作者簡介

貓奴， 人子， 米蟲。 長大後要做一隻大象、
Antony and the Johnsons和屎撈人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奇斯洛夫斯基。如果我對人性還有那麼一點寬容，
那是他的影響。感謝當年在波蘭背包旅行時認識的每一個朋友，
我並沒有忘記他們。雖然我們已經失去聯繫。
感謝評審。感謝打狗風色文學獎。

臨出發前，特意多走兩步路到落腳處附近的小花檔買了一大束百合。雅各和莫妮卡來我下榻的青旅接我的時候，莫妮卡遠遠瞥見我手上安靜盛開的百合，笑得比鮮花更燦爛，我呆了呆——啊，她誤會了，這束百合是要送給奇斯洛夫斯基的——心裡忽然湧現歉意，對自己的不夠貼心耿耿於懷，為什麼不多買一束百合呢，甚至已經預見莫妮卡尷尬失望的神情……

雅各和我是在卡齊米日多爾尼相識的。坐了四個小時的火車，從克拉科夫來到這個小鎮，正好趕上一年一度的夏日電影節，已經第六屆了。原本打算只逗留兩三天，看過節目表後，決定留下日以繼夜看個天昏地暗，整整兩個星期。生命的乾渴無法喝水解決。小地方古蹟名勝不多，電影節規模不大，也算盛事，廣場上人頭湧湧，彷彿波蘭各地湧來的年輕人都聚在這裡了，這是他們的胡土托。臨時搭建的電影院像馬戲班，帳篷裡頭鬧哄哄的，等待伊力·盧馬的《夏天的故事》開場的時候，坐我身旁的男孩遠遠發現熟悉的身影，馬上站起來大聲喊對方的名字，恣意而放肆，他有大把青春可以揮霍。

古蹟名勝我興趣不大，但也都去看過了，守望塔、古堡、三個十字架，這些。三個木頭十字架高高瘦瘦，遠觀像三個身形修長的受難者佇立山頂俯瞰蒼生，三百多年就這樣

過去了。炎炎的八月天，頂著烈日站在十字架下極目眺望，小鎮有它自己的脈搏，維斯瓦河不捨晝夜，一萬年和一瞬間又有什麼分別，地久天長和過眼雲煙又有什麼分別。

我更喜歡在日常生活中流連，旅遊指南遺漏的風景更具吸引力。幾個小伙子在廣告板上塗塗畫畫，但才看完一場電影出來，已經被抹掉了，換上另一夥人，興興頭頭站在梯架上塗鴉，令人想起青春虛擲這四個字。當然不全都是好戲之人，也有不少趁熱鬧的，電影節不過是他們狂歡的藉口，醉醺醺地在廣場上徘徊，或者到處向人借錢。我在廣場的汲水亭取水的時候認識了馬丁和瑪雅這對情侶，一見如故，閒扯終日，談旅行，談電影，談生活，談詩，談吃，談夢。二十出頭的經濟系大學生，來自洛茲。洛茲我知道，當年奇斯洛夫斯基兩度報考洛茲電影學院都落選了，第三次才成功。

唸經濟系只是為了往後有更好的出路，其實這對情侶熱愛藝術，尤其文學。馬丁最愛斯塔夫，我也很喜歡這個老詩人。後來我在華沙，還特意到新世界街亂走，試圖捕捉老詩人昔日遺落的影子，他人生的最後八年就棲身在這條街上，門牌六十號。他們也愛辛波絲卡，瑪雅特別鍾意〈空屋裡的貓〉，這是一首動人的悼詩。又教會我辛波絲卡這個姓氏的準確發音，其實應該唸作申博斯卡。米沃什他

們不太喜歡，馬丁認為他太自我。奇怪，他們居然沒有聽說過安娜·斯維爾，她的英譯詩選《跟我身體說話》一度讓我非常著迷，一口氣買了好幾本送給朋友。一個朋友細讀之下驚為天人：「如果辛波絲卡是我的左腳鞋子，那麼斯維爾就是我的右腳鞋子。」我聽了很高興，雖然我相信她的鞋櫃裡不止一雙鞋子。

鎮上的青旅都客滿了，有不少人就在別人的果園裡紮營，比住青旅便宜，兩個星期下來可以省下不少旅費。我落腳的青旅離開小鎮不遠，二十來分鐘的車程吧，可是巴士經常爆滿。有幾個年輕人跟我住同一家青旅，也是衝著電影節來的。有天早上我們一起站在路旁，眼巴巴看著一輛又一輛擠滿了人的巴士過站不停，後來他們截了一輛貨車，歡騰有如小學生去郊遊，硬拉著我同行。

隔日自己一人嘗試搭順風車到鎮上去，貪玩而已，期望不大。大多司機風馳電掣，對我視若無睹，一臉老死不相往來，讓我啞然失笑。不少司機從我眼前經過的時候會指指地上，大概是一種信號，似乎示意自己就住附近一帶，不會到鎮上去。一個多小時後，才有一輛老舊的拖拉機停了下來。司機樸實敦厚有如農夫，語言不通，但有什麼關係，我又不想跟他文化交流，我只是想搭順風車而已。

有次截了一輛巴士，車上一個乘客也沒有，我遲疑了一下。想想也有可能司機已經下班，正在回家途中，順路送我一程。上了車一屁股坐在窗邊的座位，不經意瞥見司機從後視鏡死盯著我，忽然想起了馬奎斯的一個短篇小說。女主角半路拋錨，在滂沱大雨中截了一輛破巴士，就這樣被送進了瘋人院，從此再也沒有人，包括她的丈夫在內，相信她是正常的。全世界都瘋了，只有自己是清醒的，這樣的清醒簡直令人發瘋。一路上胡思亂想，不久巴士又停了下來，接了一個老太太上車，老太太一邊寒暄一邊從口袋裡掏出硬幣，我才從茫然中明白過來，感覺臉上辣辣的一一我搭錯車了。

雅各是電影節策劃，發現我孤零零雜在人群中靜待散場，我是唯一東方臉孔，雅各感到好奇，於是過來跟我攀談。聊起電影，話題自然而然扯到奇斯洛夫斯基身上。雅各和他有過一面之緣，說他平易近人，我聽了會心一笑。我信。我告訴雅各，我來波蘭旅行的目的之一，就是要到華沙去探望奇斯洛夫斯基，雖然我不知道他葬在哪裡。雅各遞了一張名片給我，要我到華沙後再聯絡他，他和太太莫妮卡會帶我去給偶像掃墓。又在我的筆記本上抄了個地址，說是《十誡》的拍攝地點，也許我有興趣去看看。奇斯洛夫斯基的作品當中，我最愛這套電視影集，每看完一集都怔忡半晌，隱約感覺自己有些什麼，已經不一樣了。

當年奇斯洛夫斯基宣佈退休，他說拍電影實在太累了，他說退休以後，他要好好地洗一次澡，令人不禁莞爾。後來我做了一個夢。我夢見奇斯洛夫斯基和他的老拍檔皮斯維茲閒散地坐在青草地上，一邊抽菸一邊討論新劇本。夢裡我聞得到青草地的味道，也聽得懂波蘭語，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合情理，我跟偶像則講中文：「咦，你不是說過不再拍電影了嗎？」不知道他聽不聽得懂，我還沒有找到答案就醒來了，可是心還在夢裡回不去的地段，悵然若失。不久聽說他在籌備新片，也就是他後來沒有能夠親自拍成的神曲三部曲。是的，我偶像說話不算話，但我想沒有一個影迷會介意。

曇花一現的夢，後來我把它寫成了一首詩，由朋友的波蘭同學轉交到奇斯洛夫斯基手上，她先生認識我偶像。半年後收到一封華沙寄來的信，拆開一看，裡面有一張電影明信片，明信片背面竟然是我偶像的親筆回信，驚喜莫名。所以雅各說他不擺架子，我信。不過寥寥幾個字，但我讀了一次又一次。簽名底下他細心地補上一行「K. Kieślowski」，否則一時之間恐怕還真對不上焦。落款日期是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四日。不出一年，他忽然撒手人寰，在他開拍新片之前。那天是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三日。生於一九四一，卒於一九九六，享年五十五歲。太突然了，彷彿命運跟他開了個無可換回的玩笑，教人措手不及，甚至

忍俊不禁，對不起，因為實在太像他自己的電影情節。

不過他的電影動人之處，從來不是峰迴路轉的佈局，也不是迷人的宿命主題，而是角色和角色之間微妙的牽絆。當然也有人對他的電影不以為然，批評他借上帝之手操控玩弄角色的命運。不是這樣的。在生命所設下的各種難題前面，其實他的角色跟他一樣微小，無知而莽撞。他試過讓《機遇之歌》的男主角有三種不同的下場，也曾想過讓《兩生花》在不同的電影院放映時有不同的結局。他這麼做，不是出於他想代替上帝的狂妄，而是出於他對這些角色的惻隱。「因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」

有些導演儘管十分出色，但我對他們只有敬重，沒有感動，沒有感激，也沒有愛。奇斯洛夫斯基在我心裡永遠佔有一個位置。我對他的感念如此漫長，最後竟然把我帶到這裡——華沙波瓦茲基公墓——他就在裡頭某個角落長眠。偌大的墓園，我們一塊墓碑一塊墓碑找去，找了許久都沒有找到。倒是無意間發現赫伯特，這個曾經賣血維生的波蘭詩人，原來他的葬身之地也在這裡。我在心裡默念他的詩句，這是我向他致意的方式：「標記這個／不存在的物體／所在的位置／以一個黑框／這將會是／一首簡單的輓歌／給美麗的缺席」……

雅各和莫妮卡站在某塊墓碑前細讀銘文，雅各即席譯成英文唸給我聽：「我所有的一切在此長眠，除了我的悲痛。」這是一首情詩，對我來說。想起前一天依照地圖找到《十誡》的拍攝地點，在屋邨的範圍內恍惚半天，舉目尋找《第六誡》男主角偷窺他心儀的女主角的窗口。女主角年齡比男主角大好幾歲，她根本不愛他，在她眼裡，他不過是一個每天早上送牛奶給她的男孩，一個每天晚上用望眼鏡偷窺隔牆花的變態，一個為情所困割腕自殺的情種。後來，奇斯洛夫斯基另外剪了一個較長的電影版，片名《一部關於愛情的短片》，也給了這個故事一個不同的結局，這是我偶像溫柔的一面。《第六誡》結尾，男女主角在郵局重逢，他對她說：「我不再偷看你了。」那種心如槁木大概更接近現實吧。《一部關於愛情的短片》尾聲魔幻悲涼，女主角透過男主角的望遠鏡看見自己正在慟哭，而他默默陪伴在她身旁——她終於感受到他的愛了。

後來還是雅各向墓園的管理員打探，我們才找到奇斯洛夫斯基。他的墓碑沒有十字架，只有一雙寬厚的手，比著一個電影導演在捕捉鏡頭的手勢，不知道是哪個雕塑家的作品。透過這個鏡頭，我看見毗鄰墓碑上的十字架和墓園內的樹木，沒有一個人影。一個塵埃落定的空鏡頭。「你一定有很多心裡話想跟偶像說吧。」雅各拍拍我的肩膀：「我們去散散步，回頭再來找你。」我點點頭，恍若隔世。

黑色大理石墓碑上，不知道哪個影迷留下一朵白玫瑰，已經萎焉了。風經過時樹葉沙沙作響，往事一頁頁地翻了過去，想起那些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，第一次在倫敦看他的電影，散場出來如沐春風，那是一個春寒料峭的夜晚……但我靜靜站在偶像面前，什麼也沒有說，什麼也不必說。我是來憑弔的，不是來抒懷的。表達不出的心意，就默默收在心底。至於那束百合，後來我送給了莫妮卡。換成是奇斯洛夫斯基，他一定也會這麼做的。一定。

散文組優選獎〈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〉評語 孫梓評

相較於在文學獎中易見的結構完整，企圖銳利，主題強悍的參賽作品，本篇簡直像個「檻外人」。沒在題目中點破的行動，是「給奇士勞斯基掃墓」，看似波蘭遊記，又非僅風景的剪貼；看似追憶舊事，又非無謂的叨絮，在「自然無奇」的文字裡，寫那些可有可無：泡電影節，認識陌生人，搭便車，或也觀光客一般，名勝古蹟到此一遊。但剝開果皮後，果肉般慢慢裸露出來的，自然是與奇士勞斯基有關的繫連：一場夢，一張從天而降的明信片，然後才真正坦白何以愛。有效挑選的電影段落，節制，準確，使不識奇士勞斯基者，也能快速感受當「生命的乾渴無法喝水解決」，還有什麼能是救贖的選擇。

一秒二十四格，是有聲電影的幀率，那不無懷舊氣味的老好日子，或已隨著數位時代到來而翻頁；但對於各種類美好藝術所生的歆羨之心，卻總能擊中同樣被觸動的另一朵靈魂，就像這樣一封，資深影迷寫給奇士勞斯基的，遲到的情書。

—

|

|

—